

瞬间俯览

纪 学



I267

256

瞬间俯览

纪 学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0 号

D1169/31

瞬间俯览

纪 学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华印刷厂
开 本	36 开 · 9.375 印张 · 152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 数	1——4000 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100091

ISBN 7-5626-0601-3/J · 8

定价：9.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黄土高原走笔

啊，黄土地	(3)
窑洞思絮	(8)
清凉山钩沉	(13)
真实比传说美好	(21)
走在西延公路上	(26)
回声与回味	(32)
历史的寻访	(37)
瞬间俯览	(42)
桥山柏常绿	(46)
大雁塔诗话	(51)
永恒的半坡	(56)
晴日登骊山	(60)
从华清池到马嵬坡	(64)
鸿门宴遗址漫记	(68)
石头交响诗	(72)
看古代军事博物馆	(83)
法门寺去来	(89)
兰州兵要	(93)

先驱者之歌·····	(100)
------------	-------

老区特区随笔

南昌撷痕·····	(107)
野性山·····	(114)
失败时的见证·····	(119)
八角楼轶话·····	(123)
会师桥随想·····	(128)
云雾景观·····	(132)
瀑布情怀·····	(136)
穿过风风雨雨·····	(139)
春韵·春潮·····	(142)
鼓浪景魂·····	(147)
难忘二记·····	(152)
三进石狮·····	(157)
水仙·····	(164)
古船之思·····	(168)
走在“中英街”上·····	(171)
视野·····	(174)
金桔诗情·····	(177)

海防边防漫笔

刘公岛觅魂·····	(183)
船过华阳礁·····	(186)
登永暑礁·····	(191)

传统的光彩·····	(196)
哨塔一望·····	(203)
苦中之乐·····	(209)
车轮飞转·····	(220)
啊！天山风雪路·····	(225)
军功也有他们一份·····	(227)
我看到了扣林山·····	(235)
在遥远的边疆·····	(241)
修路人、设计师和我·····	(248)
衔着爱的百灵鸟·····	(253)
军人泪·····	(259)
从万元户到六号哨位·····	(264)
小游燕子洞·····	(275)
橄榄坝风情·····	(277)
夜访哈尼寨·····	(284)
 后 记 ·····	 (289)

黃土高原走筆

啊，黄土地

读过不少写黄土地的书，听过不少唱黄土地的歌，但当黄土地真真实实地铺展在面前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惊愕：这就是黄土地吗？

是的，这就是黄土地！孕育一个黄色部落的黄土地，养护一个黄色人群的黄土地，古老而又年轻、贫瘠而又富有的黄土地。

纵目看去，远远近近，赤裸裸的山沟，没有潺潺的流水，没有参天的古树，如同道道干枯的掌纹，纵横横横，交错伸展；并不高峻的山，迤逦摆开，好像相连相挨的蒙古包，直排列到天际。每条沟里都有星散的人家，每座山头山坡都有互不相缀的犁痕和庄稼。整个地面，仿佛一副敞开的胸膛，厚实、粗犷而坦荡，就是颜色有点太单调了，几乎全是黄色，黄色！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蔑视这黄土地。已有的知识告诉我，千年万年的黄河流过这里，我们民族的祖先安身立命这里，用手更用脑，一代又一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透过迷蒙的历史烟云，我看到轩辕黄帝厮杀的身影和智慧的创造；看到劈山疏水的大禹驱动滚滚洪水注入大

海；看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策动的马蹄扬起阵阵黄尘；看到李自成、张献忠高举的义旗荡起烽烟……我们民族的历史，曾在这里留下一行行沉重的昂扬的足印。

不仅仅这些。对我来说，这黄土地还有着另一种情缘。在非凡的年代里，我的父兄们，我的前行者，拖着疲惫的身躯和不挠的壮志，走过万水千山，来到了这里。他们用刀枪也用镢头，生存、发展和壮大了起来。也有的人携一支笔一腔血奔来这里，又带着小米饭强壮的体魄、刀枪和歌声，走向四面八方。那一孔孔简陋的窑洞，那一道道高坡，仍留着他们的精神以及这精神的昭示。我虽然是个迟来者，但我追寻的是他们的足迹，他们的走向。因此，我走在这黄土地上，才时而步履匆匆，时而双脚凝滞，思绪总像飞扬的黄土，流动的云朵，牵动绵长悠远的情丝，时时不能平静。

没加任何选择，我在黄土地上坐了下来。顿时，我觉得和黄土贴得更近了。坚硬的黄土，松软的黄土，簇拥着我，托抚着我，多情而又温柔。我感到有一种力量注入全身。

仰望天空，虽然不像草原上的苍穹那么蓝，不像群山上的碧空那么高，但也很明丽洁净。五月灿灿的阳光，均匀地撒落下来，绵软轻细地触吻着川川塬塬，触吻着我的脸和脖子。我的周身痒

痒的，酥酥的，想到母亲和妻子那两双粗糙、温柔的手。流浪似的云朵，悠悠自得，不停地变化着形状，给人以无穷的想象。我曾到过黑土地，到过红土地，它们各有各的妙处。然而此时此刻，我感受到的是黄土地的神奇，脑海里翻涌出淳朴、厚重、壮健等词语。这片土地，对于伟大民族所提供的奉献，恐怕算是最多的了。

起风了。先是很微弱，吹拂胸上才能感觉得到，后就逐渐变得大起来，吹起的黄尘，纷纷扬扬。我坐着没有动，看那随风飘浮的黄土，如同巨手撒开的赭黄色颜料，很快将天空、川壑涂得迷迷蒙蒙，成为澄黄色的雾。这时的黄土地，真是高明画家笔下的泼墨，濡染浸润，粗放豪迈。随着风的增大，橙黄之色也愈来愈浓，愈来愈厚。我的脸上、手上、身上也涂了一层这样的颜色。穿透黄土塞满的空间，传来信天游的歌唱：

胡燕儿垒窝满村村飞，

不知你心上还有谁？

歌声深情悠长，随风播扬。侧耳再听，却没有了。我想，唱歌人一定是个跋涉途中的小伙子，在这样的风沙中，是以歌驱除心头寂寞？还是想到了相好姑娘的犹豫不决，才喷吐胸中的郁积？可在这样的路上，怎么能得到他期望得到的回答呢？果然，他自己又唱开了：

想哥哥想得眼发花，

土圪塔看成匹枣红马。

想哥哥想得吃不下饭，

心火上来把嘴燎烂。

看不到这小伙子，不知他此时是何种神态，但可以想象得到，他把自己的心情当成姑娘的心情唱出来，是充满信心的。多情的黄土地，养育了多情的姑娘，多情的小伙！

一个偶然的机，直升飞机为我提供了从高空看黄土地的机会。那是个没有太阳也没有浓云低垂的下午，我在六百多米高处，从机舱里尽情俯瞰黄土地，和在地面上看到的截然不一样了。这高原的一角，酷似一望无际、浩浩淼淼的海洋，那一座座蒙古包样的山丘，如同起伏的海浪，那一条条山沟，成了浪间凹陷的浪谷，谷中的村庄，则是大海浪涛中漂浮不定的一堆树叶，路和人，完全被省略了。

确实，这时我想到了大海，那滔滔滚滚、苍苍茫茫的大海。我在它的面前静思过，也在它的波涛间遨游过，看过它微风细浪的柔美，也见过它怒浪高卷的壮丽。依稀间，机翼下就是一片汪洋。不是吗？上古时候的这里，黄水连天，洪流遍地，人们连居住的地方也没有。汪洋大水，无边无际，所以才有了大禹治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就成了现在这样的高原，这样的黄土。

然而这是黄土地。我眼贴舷窗，看到的仍然

是波峰似的山，浪谷似的沟，堆堆树叶似的村庄。由于飞机降低了高度，可以看到山顶、山坡和山沟间，也有着点点绿色，是庄稼，是树木，分不很清，但在一片赭黄之间，那么碧翠，让人怜爱，让人珍贵，让人向往。

机组的同志不时手指地面告诉我：“这是延长。”“这是宜川。”“这是甘泉。”对于我这个不习惯高空的人来说，本来已经没有了方向和位置的概念，听了这话，才意识到直升飞机已在陕北高原的上空飞行了很久。在这高空，看到的范围确实更广阔。有人说，从天上俯瞰地面，一切神秘的面纱都被揭掉了。这话可能有道理。

飞机降落后，双脚一踏到地面，我心里顿时觉得比天上实在多了，稳当多了。

啊，黄土地！

1991年5月于延安

窑洞思索

来到陕北，随处都能看到窑洞。举目望去，在那山连着山，沟通着沟处，一排排一孔孔窑洞，站立坡崖沟畔，如同镶嵌于黄土地上的零乱珠串，颇具特色。有人说这是黄土风情的一大人文景观，不无道理。

顶着春末夏初的阳光和高原风撩起的阵阵黄沙，我叩访过一些窑洞，有毛泽东等人住过的，也有普通农民住的。从本质而言，这些窑洞都是一样的，靠山坡和土崖而筑，拱形内室，宽大土炕，木质门窗，所不同的是，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的窑洞的主人已经不在，也没有人新搬进去，虽然里面的陈设依旧，但那是为了供人参观瞻仰，以睹伟人昔日生活。农村的窑洞则充盈着大人喊声，孩子哭声，炊香烟味。如果说前一种窑洞映照出的是历史风采，那么这些窑洞则弥漫着今日的气息。

我出入于一孔又一孔窑洞，发现那些看似相同的窑洞，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最明显的就是建筑材料。大多数窑洞靠山坡或崖坡挖筑，于厚厚的黄土中掘进去一个大小不等的洞窟，然后再加

门窗。有的则是石头或砖所砌。相比较而言，后者显然更讲究。比如凤凰山麓的那片窑洞就是这样的，正面皆为石头，窑沿上还接着檐头，俗称出厦，厦子上还修有花墙，用花砖拼成各式几何图案，满庄严的。据说这是过去的一个有钱人家建造的，毛泽东初到延安时住过一段时间。大概这种窑洞也牢固，所以这么多年了还可见往日姿容。

不管哪一种窑洞，都很注意门窗。门窗都为木质，有的粗糙一些，有的很精致，尤其是窗子，雕成各种图案，有菱形、有圆形、有方形，也有的类似象征派的各種变形，各具特色。这些木质门窗多不着色，保留着木头的本色；老的门窗历经风雨已难辨别，新修的则看得很清楚。是这里的人们喜欢木头原来的色泽，还是为了省工省钱，我没有去打听过。

听说，修窑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先要挑选土质好的山坡，然后剖开崖面，开一个竖的长方的口子，挖进去一二米后再朝四边扩展，修出一个鸡蛋形的洞来。大体成型后，就用宽镢刮光崖面，抹上泥皮，用细石灰浆涂白，直到自然风干后，才开窑口，安门窗。至此新窑才算落成，可以居住了。我在各处看到不少未安门窗的窑洞，又不像废弃的，原来不明其情，后来才清楚，是这样啊！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掏个洞就行了。

这就是黄土高原上的窑洞，这就是高原人世代居住的窑洞！他们一代又一代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繁衍生息，对这窑洞也就有了浓厚的感情，说它冬暖夏凉，说它如何如何好。也是啊，从这里走出过英雄，也走出过美女，李自成、张献忠，还有传说中的花木兰、貂蝉等，更不用说一支疲倦的队伍在这里落脚，在这里发展壮大，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因此，毛泽东说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刘伯承把抗大说成“窑洞大学”。这是黄土有情人有情啊！

的确，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哪怕是艰苦偏僻的地方，也会滋生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毛泽东在这样的窑洞里住过十多年，就说过窑洞冬暖夏凉的话。1946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离开延安时，在送别的机场上，张治中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欢迎你到南京去。”毛泽东说：“那里太热，我这个人怕热，还是延安的窑洞凉快。”张治中说：“国共合作了，要开会，要商量国家大事，你一定要到南京去的。”毛泽东说：“那我就开会的时候去，平时住在延安。”主动撤出延安时，他一遍又一遍看他住过的窑洞，目光中流出深情。到了西柏坡后，在夏日的酷热中，他还说到陕北的窑洞凉快。只是，从离开之后，他再也没有来过。

而来的人，则怀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一

位鬓发花白的老将军，来到延安后顾不上休息，首先去看那些窑洞。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和抗大旧址，出入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旧居，总是泪盈双眼。虽然他在这里住的时间很短，有的地方他甚至没有到过，但仍有着斩不断的情缘。因为看到这些窑洞，以及窑洞内的炕桌和油灯，他就自然想到挥兵鄂豫皖、鏖兵华东大地的时候，日日夜夜遵循于从这些窑洞里发出的命令的情景。何止他，我见到不少老同志，一说到延安的窑洞，就有一种特别的情愫涌现出来。

过去我曾以为，陕北住窑洞是因为习惯，因为冬暖夏凉。而今来到这里实地一看，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在蟠龙镇附近的一个小村里，我访问了一户农民，男的三十多岁，女的稍小一点，已有三个孩子。他们家的窑洞还八成新，室内有电视机、收音机和一些半旧家具。我问男主人，建这孔窑洞用了多少钱，他说七八百元。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即使前几年，用这些钱也难以建起三间房子。我问他是窑洞好还是房子好。他先是看看我，满脸不理解的神色，仿佛我不该提出这个问题似的。最后他还是说：“当然房子好，楼房更好，通风，光线充足，又卫生。”

我顿时明白了，窑洞固然有很多优点，陕北人一代代住了下来，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造价低，